

中国往事

[德] 顾 彬 著 朱凉凉 译

中国出版集团
中译出版社

外

国

人

写

作

中

国

中国往事

[德] 顾彬 著 朱凉凉 译

计

划



中国出版集团
中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往事 / (德) 沃尔夫冈·顾彬 (Wolfgang Kubin) 著; 朱谅译.
— 北京: 中译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5001-5162-3

I. ①忆… II. ①沃… ②朱… III. ①散文集—德国—现代
IV. ① I56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36501 号

出版发行 / 中译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物华大厦 6 层

电 话 / (010) 68005858, 68358224 (编辑部)

传 真 / (010) 68357870

邮 编 / 100044

电子邮箱 / book@ctph.com.cn

网 址 / <http://www.ctph.com.cn>

出 版 人 / 张高里

策划编辑 / 刘永淳 范 伟

责任编辑 / 范 伟 张 旭

装帧设计 / 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

排 版 / 冯 兴

印 刷 / 北京顶佳世纪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 新华书店

规 格 /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 9.25

字 数 / 260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7 年 4 月第 1 次

ISBN 978-7-5001-5162-3 定价: 5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 译 出 版 社

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丛书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谭 跃

编委会副主任 李 岩 赵海云

编委会委员 白 鑫(埃及) 白乐桑(法国) 查尔斯(尼日利亚)

狄伯杰(印度) 葛浩文(美国) 顾 彬(德国)

郝清新(匈牙利) 金泰成(韩国) 李 岩

刘 忠 刘永淳 鲁博安(罗马尼亚)

马丁·刘(西班牙) 玛琳娜(格鲁吉亚) 潘立辉(法国)

普西奇(塞尔维亚) 谭 跃 张高里

按姓氏首字母为序
排名不分先后

无论是武汉长江边的黄鹤楼，还是波恩莱茵河边的罗兰拱门，它们都在等着我们。而每一个登上了它们的人，都能于高处一览脚下的世界……



目 录

中国的诗意——致读者/002

译者序/004

忆当年/006

槐树之下/060

台北足球/076

香港沉思录/096

与中国作家朗诵之尝试篇/114

诗人之旅/132

碎片——忆顾城、谢烨/152

向往的哲学/188

酒壶杂忆（外三篇）/208

目 录

中国的诗意——致读者/002

译者序/004

忆当年/006

槐树之下/060

台北足球/076

香港沉思录/096

与中国作家朗诵之尝试篇/114

诗人之旅/132

碎片——忆顾城、谢烨/152

向往的哲学/188

酒壶杂忆（外三篇）/208

中国的诗意——致读者

我常常问自己：我的散文是一个德国人写的吗？答案是否定的，这些散文完全出自一个中国人之手。可是，这怎么可能呢？我是中国人吗？好像是。我难道不是德国人？好像不是。我叫顾彬吗？答案是肯定的。但我不是带着“Wolfgang Kubin”这个名字出生的吗？谁又知道呢？

也许您被我绕晕了，认为我在开玩笑，其实不然。您或许听说过，在西欧，除了法国，其他国家都不太重视散文，德国尤甚。但我热爱散文、小品文，不仅用德文写，也用中文写。这其中是有原因的。

写散文时，我常把自己想象成中国的那些散文大家：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苏东坡、欧阳修、李渔……有时，我甚至觉得自己是鲁迅，尽管这么说有些大言不惭。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中国古代的散文还是现代的散文，都是世界上最好的。故而我写散文的志趣与感觉也都来自中国，而我散文的读者也多在中国，鲜在德国。对此，我会失意、会难过吗？不会。

且对于我和我的文字，中国读者倾向于鼓励指正，而德国读者则大多沉默不语。因此，我是一个给中国读者写散文的中国人。

用德文写作时，我多半会叹息：我的译者真可怜！因为我用的德文是最复杂的德文。而如果用中文写作，我用的则是最简单的中文。为什么呢？

我经常伏案写作，有时会想休息，而中文则是我绝佳的休憩地：跟严谨复杂的德文语法相比，中文语法并没有什么特别严格的要求。它灵动婉约，美妙绝伦，是那么一目了然，又是那么云雾迷蒙。而诗意便由此大开大合。

我所渴望的、追求的正是这诗意——中国的诗意。我有错吗？当然没有。我的写作灵感源于《诗经》《楚辞》，得益于杜牧、韩愈。所以，感谢中国！也希望您，我亲爱的读者，能在我的文字中找到中国的诗意。

顾彬在波恩

2017年2月

译者序

在成为顾彬老师的学生前，我对他的了解不外乎“他是一位硕果累累的汉学家、翻译家”。成为顾老师的学生后，我才知道他原来在文学创作上也卓有成就。顾彬老师很早就开始了文学创作，创作形式非常多样，既有诗歌、小说，也不乏散文、小品文等。而这本散文选集，便是从他已出版的三本德语散文集《槐树之下》（2009）、《酒壶杂忆》（2014）以及《向往的哲学》（2015）中摘选出来进行翻译的。

在这本散文选集中，既有顾彬老师对自己汉学之路的回顾（《忆当年》），也有对被其视为第二故乡的北京城的感慨（《槐树之下》），还有他对台北、香港的沉思（《台北足球》《香港沉思录》）。在《与中国作家朗诵之尝试》一文中，他记录了自己与众多中国知名作家在朗诵时的接触与交流。怀揣着对诗歌的梦想与期待，他与欧阳江河、西川、翟永明等踏上了去新疆的《诗人之旅》。而对于他钟爱的诗人顾城，他则专门写了《碎片》，来回忆与顾城的交集以及顾城最后的岁月。酷爱爬山的他，将自己爬香山、五台山的经历写入了《向往的哲学》。而被

他视为良药的中国白酒，则陪伴他度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这些日夜中的所思所想，则被他写进了《酒壶杂忆》中。

翻译顾老师的散文，也许可以用“爱恨交加”这四个字来形容。爱，是因为这些散文视野开阔，既有深度又有广度。不乏大家风范，而又不失美感。恨，是因为顾老师的语言风格独树一帜。时而明快，时而晦涩，时而简朴，时而复杂，而且隐喻极多，这对于我这样一位年轻的译者来说，无疑是个不小的挑战。在翻译时，我遵循的是“目的论”这一原则。为了让读者读到优美流畅的译文，我在力求保持原作风格的同时，对译文中句子和段落的衔接进行了一定的增补。


特别感谢我的好友舒芳静，她对本书的每一篇译文都进行了仔细的校对。感谢《美文》杂志，本书集结出版前，各篇译文得以连载于2015年的《美文》杂志。同时也要感谢福州大学跨文化话语研究中心对我一直以来的支持与鼓励。当然，也要感谢中译出版社的相关工作人员，感谢他们的努力，才使得本书的出版成为可能。

朱諝諝于福州

2017年2月



忆当年



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

——孟子

有时，一个人的人生要感谢的并不是他的坚定意志，而是他内心最深沉的矛盾。对此，只有回忆能大略说明。回忆就像一个不请自来的客人，会悄悄在数十载后潜入人的大脑。而与其同行的，还有忧伤与痛苦。

我们需要一个执着的信念，去凭吊远处一株待开的桂花、周边一束突然绽放的薰衣草，以及不期而遇的簌簌作响的法国梧桐叶。因为很可惜的是，有些回忆就像一只受伤的动物，已学会了静静地躲在角落里独自舔着伤口。况且不少人，当然有时也包括我们自己，情愿沉默不开口，就算过去再梦幻，

也只愿活在赤裸裸的现在。未来对这些人（或者说对我们）意味着：拒绝给曾经的幻想和错误留一席之地，就连一分一秒也不行。只是，过去会时不时突然涌现，并冒出一句：“一切也都可能是别的样子。”对，一切都必须是别样的：别样的地点、别种文字、停滞电梯里某个浅浅的瞬间、厌倦了啼别声的秋天，以及没有青葱碧绿却依然希望满满的春天。

回溯过去

我在其他文章里已经说过，我是个怀旧主义者，但我更是缅怀损失的诗人。我知道什么可能，什么不可能。因而，我也是个道德家便显得不足为奇了。也就是说，我会违背所有好的美学，独树一帜。在这过程中，幽默会有所吃亏，因为真理，或者说我们认为是真理，大都是不受欢迎的。有了真理，生命的谎言便宣告终结，好像真的会再来什么，或者说至少在我们吐最后一口气时会再来什么。

我会讲一个历时一年的故事，故事从11月开始，又在11月结束。那一年距今已快40年了，但它在我的记忆中却像昨日一样鲜活。我讲的时候会很困难，因为这将不像我喜欢的那样只是隐喻式的展示些什么，而是要说明些什么，这就要求娓娓道来。另外，还有词汇的选择问题。如果只是展示，并不需要太多词语，相对比较拘谨。但如果要准确地说明什么，便需要一连串的形容词、副词来做出评价，那样韵律感才会好，

对读者来说才是最理想的，因为不需要猜测。对作者来说也更简单，因为不需要过多考虑条条框框。

我很想以另一种方式开始，但我内心存有激情，这与我的人生信条——泰然自若不太相符。有人可能会将激情理解为愤怒、欲望或是忧愁，但这是向往的后果——向往过早说过的话、轻易许下的诺言，以及贪婪的期望等。而这些都是热烈的。我是轻信向往的牺牲品吗？这不是个好问题，因为它会让我们很容易陷入对过去和现在的时代精神的冷嘲热讽中去。而我们不应该受到所谓的时代精神的掌控。相反，我们应该将其理解成一位老熟人，一位我们不愿领进门的老熟人，最好是让它走向我们遥远的过去，小心伺候着。因为，它也许会提一个问题，一个让我们反思世界观的问题：如果生命从来就不会变得更好，那我们真的还要重新来过吗？

以前，我拒绝把生命作为反思的对象，而且总信誓旦旦地对那些受苦的大众说，生命要么是“我们”的生命，要么是“我”的生命，因为这样才可能重新来过。但事实上，生命不是个体，而是所有人的，所有感谢救赎与公平的人的生命。当然，这也是革命与改革的结果。但曾宣称会将一切变样的革命，现在自己也需要革命！而曾经作为激情澎湃的革命鼓吹者的我们，如今已经懒散如魔鬼，是否也需要革命呢？只可惜，革命早已有了新邻居——不受我们欢迎的新邻居。其名字是奴役压迫与滥采滥伐，是疲惫不堪与争相逃离。代名词则是小资产阶级，满足于办公椅与轿车的小资产阶级。向“前”

看齐变成了向“钱”看齐，这已经够让我们觉得可悲了。但更可悲的是，如果他们觉得年轻一代没有希望，便会努力致富，然后移民去远方。而曾受千万人唾弃的死对头——那些肥胖的资本家、无支点的帝国主义者也一同加入了这个游戏中。那些曾经的一无所有者，靠宣称自己没有祖国，带着大包小包，穿梭于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区区几美元便把自己卖了。在为别国的建设挥汗如雨的同时，他们会嘲笑该国文化不济，并继续把自己视作古老文化的载体。只是他们忘了，那古老的文化，早已被他们努力破坏、蓄意出卖了。

就像我曾经害怕那些面黄肌瘦的“文革者”一样，我如今害怕的是那些新富的跑路者。这两类人一瘦一胖，却统一了一个原则：不是他们创造的，便可以被利用。对他们来说，一切古老的东西都是廉价的杂物堆；不和他们一样思考或是吃饭的人，就是天然气、废气或者是不受他们控制的胀气。所有被他们冠名的东西都在停滞不前，而那些没有任何历史的口号，竟然被他们视作生活的依据。不撒谎、不欺骗的人，不是他们的同类，故而被视为灾难的制造者。殊不知，真正引起灾难的是他们自己。可负责的却只有他们的后辈——没学会写作、没学会阅读的人，堕胎的年轻女子，以及住在地下室的年老体弱者等。这些人要见证一样东西：此时此刻的幸福。他们也是这样歌唱的。他们用鼠语去歌唱鼠皇帝，生生把那令人作呕之徒抬高成了神圣之辈。

与古人的友谊

我 1966 年开始在明斯特上大学。虽然我只是从艾姆斯地区迁到明斯特地区，看起来微不足道，但于我来说却是一次大迁徙，因为我是从一个橡树丛生之地搬到了一个山毛榉密集之处，从受保护到变成离家的学子。面对人生道路的新开始，我选择了攻读基督教神学。

那一年的春天，我被一种深沉的向往左右，想研究一门能给我解答生命各类问题的学科。而我之前上的高级文理中学，300 多年来一直十分重视古老的语言。我们这些学生耳熟能详的一句话便是：只有拉丁语和希腊语能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英语和法语只是辅助语言，对日常的生活有用，但也仅限于此。这一观点，得到了当时我们所有老师的肯定。于是，我们这所中学毕业的学生，很多都成了教师、医生或牧师，因为这些职业都是在回答或传递那些有关生命的大问题。而我在明斯特大学，为了能看懂《旧约》的原文，当然也学了希伯来语，并因此而忽略了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荷兰语。

明斯特大学的主楼是一座宫殿，我们的《圣经》课便是在那上。一到课间休息时，我便跑去看一棵树，一棵名为血山毛榉的树，我对它简直可以称得上是着迷。看着它，我会很快进入游离的状态，游离至忧愁之乡。而这忧愁，到现在也没有停止。它有很多面孔，最容易辨识的便是一个女人的面孔。但对此，我们还是保持沉默吧。事情已过去近 50 年，